

漢受降城位置之商榷

陳良佐

一 引言

漢受降城是公孫敖建於漢武帝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）。關於受降城之位置，史家議論紛紜，莫衷一是。按受降城之確實位置，難以詳考，歷代史家對於受降城位置之說法均有差錯。即是本文亦不能確指受降城之地望，只是辨正各家之說法而已。

二 受降城位置之各種說法

史書論及漢受降者有多處，今舉其要者列舉於下文。

1. 居延北 武帝紀太初元年，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云：「受降城在居延北。」中國歷史地圖集，可能即根據通鑑，將受降城置於居延海稍北。按其位置大致在道義附近。

2. 甘州衛東北 漢書公孫敖傳，補注引沈欽韓曰：「明志甘州衛東北有古受降城。」案甘州治所今之張掖縣。

3. 吳喇忒旗北 漢書匈奴傳上，補注引沈欽韓曰：「一統志漢受降城在吳喇忒旗北。吳喇特三旗在歸化城西三百六十里（註一）。」案歸化城即今之歸綏。吳喇特三旗在綏遠，爲古烏蘭察布盟四部之一。三旗均在黃河之北岸，後、中二旗在陰山之北麓，前旗在陰山之南（註二）。

此外如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、辭海、呂思勉之秦漢史、錢穆之史記地名考，均主張受降城在烏拉特北（註三）。

4. 五原郡邊界 漢書匈奴傳上，補注引齊召南曰：「案此（受降城）即公孫敖所築者，城在五原郡邊界（註四）。」案漢

之五原郡在今河套。

上列諸說，可歸納爲東西二說。一在綏遠境烏拉特旗北，一在寧夏居延北。此二說均不能成立，今分述於下文。

三 受降城不在居延北

漢受降城之地望，照漢書所記，甚爲模糊。若是詳細考察，受降城不在居延北，理由有以下數條。

1. 漢取得河西地之後，不久的時間即積極的加以開發。照史、漢所載李陵未降匈奴以前，他一生的事功均在河西地。到了漢武帝元封年間（公元前一一〇—一〇四）的中期（註五），李陵爲騎都尉，「將勇敢五千人，教射酒泉，張掖以備胡」。元封中期以後，漢人的努力逐漸向居延澤方向擴張。武帝太初以前，漢的努力已達到黑城以帶（註六）。黑城即居延（註七）。漢擴張的通則是先「起亭鄣」（註八）。到了太初三年，武帝始以「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」（見漢書武帝紀），可能是將「已有的亭鄣加以整頓統一化而築一居延城爲總指揮」（註九）。換言之，太初元年以前居延一帶已有了亭鄣等軍事建築。

由此而論，從元封中期到太初三年之間，酒泉、張掖以及居延一帶地區應當是屬於李陵的防區。受降城築於太初元年，若築於居延以北附近的地區，按人事、地理，築受降城應當是李陵，但築城者却是公孫敖，這是有背常理。

漢築受降的目的，是爲着匈奴左大都尉殺了單于以後，作爲中途迎接站。假設受降城築於居延稍北，而且在居延亭鄣之後則失去迎接大都尉之作用。若是築於居延亭鄣之前，則無興建居延之必要。因爲受降城是名副其實的一座城，它的面積與堅固可能在居延之上。太初二年匈奴圍攻受降城，不能下（見匈奴傳上）。元鳳二年，單于「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」（匈奴傳上）。可見受降城是一座大城。

以上數點，是令人懷疑，受降城在居延稍北的原因之一。

2. 天漢二年，武帝令李陵由居延出兵至「東浚稽山南，龍勒水上徘徊觀虜」。任務完成後，至受降城休息。漢書李陵傳

(天漢二年)詔陵以九月發，出遮虜鄯，至東浚稽山南，龍勒水上徘徊觀虜，卽亡所見，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。

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漢人應劭注云：「(浚稽山)在武威縣北(註一〇)。」

浚稽山大致在今土喇河與鄂爾渾河附近，漢書李陵傳，補注引沈欽韓曰：

一統志按浚稽山直受降城北，趙破奴從朔方出，漢書言出朔方二千餘里。李陵從居延出，漢書言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。其山當在今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。所謂龍勒水在東浚稽山南。

上述一統志之主張合乎索隱應劭的注。

漢書李陵傳記載李陵「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」。史記匈奴傳載趙破奴「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，期至浚稽山而還」。按朔方在今之磴口(詳後)。故土喇河與鄂爾渾河之間的地區，正好在朔方略偏西北，居延稍偏東北。這與史記漢書載趙破奴行軍的方輿相吻合。因此一統志認為浚稽山在土喇河與鄂爾渾河之間大致可採信(註一一)。

至于龍勒水，竊疑乃今之翁金河上源。

李陵到了浚稽山，遇匈奴大軍。李陵循龍城故道且戰且退。李陵被俘處，離塞僅百餘里；突圍的士兵逃到遮虜鄯尙有四百餘人。漢書李陵傳：

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，出居延北行，三十日至浚稽山。……與單于相直，……八萬餘騎攻陵，陵且戰且引，南行數日，……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，……漢軍南行，未至鞬汗水，一日五十萬矢皆盡……陵嘆曰：「復得數十矢，足以脫矣，……」令軍士……期至遮虜鄯相待。……陵遂降。軍人分散，脫至塞者四百餘人，陵敗處去塞百餘里。

龍城大約在外蒙阿爾渾河上流一帶(註一二)。沙學浚先生主張龍城是古代匈奴的政治中心，在今西庫倫一帶(註一三)。鞬汗山據

漢書李陵傳沈欽韓引紀要云：「靉汗山在遮虜鄯西北百八十里。」至於遮虜障是在居延城內。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條，顏師古注云：「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。」又居延漢簡考釋云：

居延……城郭亦逐漸擴大，遮虜障遂包在城中（註一四）。

由以上所論，對於李陵行軍的路線，大致可以描繪出來：即李陵由居延出發，略偏東北，向鄂爾渾上源某一支流地區進軍；到了浚稽山以後，遭遇到匈奴大軍，李陵急速撤軍。撤軍的路線是向東南「循故龍城道」（此道大約即趙破奴故道），以便迅速抵受降城。但此計不成。於是便向居延退兵。

由李陵行軍的路線和當時的戰況，受降城不在居延之北附近處。因為當李陵被圍，令士兵突圍是到遮虜鄯，並非去受降城。而李陵被俘處去塞（居延一帶之塞）僅百餘里。若受降城在居延以北，這些情形均不會發生。

3. 武帝當時詔李陵到了浚稽山，若無所見，即撤軍到「受降城休士」。「休士」就是令軍隊休息，若是受降城在居延之北附近地區，李陵軍則勿需「抵受降城休士」。因此可見受降城去居延必然還有相當遠的距離。

四 魏太武帝時代的北方疆域

後魏北方之疆域線，中國歷史地圖集是從河套經固陽、陶林、張恒到東北，案此線是魏之北方固定疆域，但在太武帝時，魏所能控制的地區遠在此線以北。下文將討論魏北方之長城及其北方疆域之變動。

照北史所載魏北方之長城是從赤城到五原，北史太宗紀：

（泰常八年，公元四二三）……蠕蠕犯塞。二月戊辰，築長城於長川之南；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，備置戍衛。

（北史帝紀一）。

赤城，今察哈爾縣。魏長城自赤城到五原，中間經過那些地方，無法詳指。據黃書麟先生之考證，魏長城大致位於趙武靈王

，燕昭王長城遺址（註一五）。這個論斷的準確性有多少，暫且不論。不過魏長城在六鎮以南，是勿需爭辯。魏書高閭傳：

表曰……「今宜於六鎮之北。築長城以禦北虜。」（卷五十四）

高閭上表的時間，大概是在太和十一年（公元四八七）。魏置六鎮是在太武帝神䴥二年（公元四二九）。通鑑文帝元嘉二年：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，東至濡源，西暨五原陰山，三千里中，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；命長孫翰、劉黎、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。

濡源，大概在察哈爾、熱河交界處（註一六）。

北魏六鎮之說法不一。據黃書麟書之考證，六鎮爲：沃野、懷朔、武川、撫冥、柔玄、懷荒。沃野，漢五原郡之河目縣。懷朔，今綏遠固陽縣。武川今綏遠縣。撫冥，今綏遠集寧、陶林間。柔玄，今綏遠興和與察哈爾張北二縣之間（註一七）。懷荒，魏時之濡源，今察哈爾多倫與獨石口之間（註一八）。

今之陰山即漢之陰山，西從狼山東走至熱河圍場與安嶺相接（註一九）。綏遠境內之陰山可分爲南北二支：烏拉山東接九原陰山、雲中陰山爲陰山之支幹；自河目縣東接綏陽之北，抵武川，此爲陰山之正幹；此二支平行而東（註二〇）。沃野、懷朔、武川，撫冥四鎮正在陰山之主幹。魏在六鎮駐有重兵，而且魏有二個行宮在北陰山中。阿計頭殿在武川西南白道嶺北阜上；慶德殿（此殿可能是太武帝時代之慶德宮）在懷朔鎮附近。水經注（卷三）河水條：

水發源武川北塞中，其水南流，逕武川鎮城，城以景明中築，以禦北狄矣。其水西南流歷谷，逕魏帝行宮東，世謂阿計頭殿宮。城在白道嶺北阜上……。

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，南流逕慶德殿山下。

魏太武帝對於陰山甚爲重視，他在位的二十八年中，屢次在陰山、漠南巡幸。由北史、通鑑的記載，武帝北幸陰山、漠南至少有二十次（伐柔然經過陰山者不計），或田獵，或會塞外酋長或歡宴群臣。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（四五〇）伐魏，魏

軍不利，群臣請武帝救援。通鑑記載武帝之答言：

馬今未肥，天時尚熱，速出必無功，若兵來不止，且還陰山避之。

由此可見魏時對陰山之重視，陰山在當時是緊緊的控制，在魏的手中。

陰山以北至瀚海沙漠這一帶地區，在魏初是否也像陰山一樣的控制，在魏的手中？史書無證。不過魏防禦柔然的軍隊却有時駐在這一帶地區，例如：

魏太武魏始光四年（四二七），命「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」（通鑑）。

太武帝延和元年（四三二），「詔尙書左僕射安原等屯於漠南以備蠕蠕」（北史帝紀二）。

太武帝太延五年（四三九），發「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」（北史帝紀二）。

太武帝太平眞軍十年（四四九）九月，武帝「閱武於磧上，遂北伐」（北史帝紀二）。

太平眞君十一年，「皇太子北伐屯於漠南」（同前）。

漠南乃指陰山以北戈壁以南，有時指陰山而言，但絕非陰山以南。「大磧」乃陰山以北之戈壁沙漠。

由此而知魏之軍隊時常屯於陰山以北大戈壁以南。此區雖然不能算爲魏之疆域，但也絕非柔然游牧之區，它可能是兩國的顛脫地區。

魏文帝南遷以後，忽視了北方，不僅放棄了陰山以北的領土，就是陰山以南某些地區也不在國境之內。魏孝明帝正光元年（五二〇）柔然阿那瓌降，二年婆羅門降。高陽王雍奏言：

懷朔鎮北吐若奚泉，原野平沃，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，婆羅門於故西海郡，……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，宜少優遣，婆羅門不得比之（通鑑）。

胡三省根據晉志所載，主張西海郡在居延。所論甚是。吐若奚泉，胡注云：「在懷朔鎮北無結山下。」無結山之地望，不詳

。不過根據「原野平沃」來看，其地當在陰山以南。

吾人再繼續從柔然活動的情形來觀察魏北方邊界之變遷。

柔然於魏道武帝登國元年（三九一）以前，佔有大漠南北。北史蠕蠕傳：

多則徙度漠南，夏則還居漠北。

登國六年道武帝大破柔然，此後柔然從漠南退回漠北。通鑑：

珪引兵擊之，柔然舉部遁走，……乃復倍道追之，及於大磧南牀山下，大破之，虜其半部，……肥追匹馬候跋至涿邪山……獲……社崙……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。

登國九年社崙部渡大漠叛魏北走，北史蠕蠕傳（卷九十八）：

（社崙）乃掠五原以西諸部，北渡大漠。

社崙到了漠北，侵高車，併諸部，西滅匈奴餘種，此時柔然活動的範圍，根據北史蠕蠕傳：

其西則焉耆之地，東則朝鮮之地，北則渡沙漠窮瀚海，南則臨大磧。

瀚海當是北海，或呼倫泊（註二）。大磧是指內外蒙古間之戈壁。從「南臨大磧」這句話來看，大漠以南陰山以北不是柔然經常駐紮的地區。

太平真君六年（四四五），太武帝欲繫柔然，徙人民，畜牲於廣漠以餌柔然，北史帝紀二：

詔發天下兵三取一，……徙諸種雜人五千餘於北邊，令人北徙畜牲至廣漠以餌蠕蠕。

「廣漠」一定是指陰山以北至戈壁一帶的地區。由此亦可證明當時柔然居於漠北。

又魏明帝正光元年（五二〇）柔然可汗阿那瓌降時，上表曰：

臣之先逐草放牧，遂居漠北（北史蠕蠕傳）。

由以上所論，可以肯定的說，魏太武帝時代，柔然活動的範圍在漠北。陰山以北大漠以南仍然控制在魏人之手，太武帝有時則派兵以防柔然。

五 受降城不在烏拉特旗以北

受降城的位置，多數學者主張在烏拉特旗以北。但作者根據現有的資料，可以斷定受降城絕不在綏遠境內烏拉特旗以北。其理由有以下數點。

1. 一統志與史記地名考均主張受降城在烏拉特以北。一統志有何根據，不詳。錢穆先生的理由是呼韓邪願保受降城以及太武帝伐柔然二事。史記地名考受降城條：

漢受降城今綏遠蒙古烏拉特旗北漢九原北塞外。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。後魏太平眞君九年北討至受降城是也(註二)。

關於單于自請保漢受降城，漢書匈奴傳下：

(甘露)三年單于正月朝天子……單于願留居光祿塞，有急保漢受降城。師古曰，保，守也。於此自保。

光祿塞在綏遠固陽西，有的亭鄣可能在外蒙古境內(詳後)。照呼韓邪的話來看，受降城應當在烏拉特旗西北。

太武帝太平眞君九年征柔然，關於受降城北史帝紀(二)是這樣的記載：

……皇太子朝行宮，遂從北討至受降城，不見蠕蠕。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。

北史中有關受降城的資料，僅止於此。雖然如此，若仔細考查魏太武帝時代與柔然間的疆域以及兩國交戰的情形，受降城不可能在烏拉特北附近之處。

依北史、通鑑所記，在太武帝二十八年之中，與柔然之間的戰爭計有十二次。除去太平眞君九年那次戰爭，在其餘的十

一次戰爭之中，四次魏軍只到漠南，六次到了漠北，一次情況不明。今分別引述史文。

（始光）三年（四二六）……車駕至，自北伐……（北史帝紀二）。

此次的戰爭情形不明。

（始光二年）……魏主大伐柔然，諸軍至漠南，舍輜重輕騎，齎十五日糧，度漠繫之（通鑑）。

（神䴥二年，公元四二九）……魏主至漠南，捨輜重，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，至栗水。……魏主循栗水西行，至菟園水，

……至涿邪山……（通鑑）

胡三省注云，「栗水在漠北，近稽落山，有漢將竇憲故壘在焉」；又云，「菟園水在燕然山南，去平城三千七百里」。

（太延四年—四三八）魏主……自五原伐柔然。……至浚稽山……（通鑑）

（太平眞君四年）魏主如漠南。甲辰，捨輜重，以輕騎襲柔然……至石水……（通鑑）。

呂思勉云，石水今之色楞格河（註三）。石水在漠北當無疑問。因通鑑云：「軍還，經漠中，糧盡，士卒多死。」

（太平眞君十年—公元四四九）甲戌，復伐柔然……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，行數千里（通鑑）。

九月，魏主伐柔然，處羅益懼，棄輜重，踰穹隆嶺遠遁（通鑑）。

穹隆嶺在何處，不詳，但北史帝紀（二）載武帝在這一年的九月，「閱武於磧上，遂北伐」，「磧上」乃戈壁，所以穹隆嶺當在漠北。

太武帝在以上六次伐柔然的戰爭中，均越過大漠，進入外蒙古境內。以下五次戰爭，魏軍大概均未過戈壁。

（始光元年—四二四年）八月蠕蠕八萬騎入雲中……攻陷盛京。帝帥輕師討之，虜乃退走。……十二月，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，車騎次柞山，蠕蠕北遁……（北史帝紀二）。

通鑑胡三省注：「柞山在平城之西，大河之東。」柞山當在山西境內。始光二年，魏與柔然發生的二次戰爭，都屬於防禦

性的，是柔然乘國有大喪而主動擊魏。通鑑云：「柔然紇什蓋可汗聞魏太宗殂，將六萬騎入雲中，殺掠吏民，攻拔盛樂宮。」所以魏反擊並未越過陰山和大漠。

（神龜元年—四二八）柔然紇什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騎寇魏邊。魏主自廣甯還，追之，不及（通鑑）。

（太延五年—四三九）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，乘虛入寇，留其兄乞列歸……建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，……敕連聞之，遁走，追至漠南而還（通鑑）。

（太平真君五年—四四四）魏主如漠南，將襲柔然，柔然敕連可汗遠遁，乃止（通鑑）。

以上五次戰爭，有四次是屬於防禦性質，故魏主軍未越過戈壁沙漠。太平真君五年太武帝雖欲主動擊柔然，但因柔然遠遁，武帝亦撤軍。

由史文所載，太武帝時代有七次主動攻擊柔然的戰爭，有六次皆越過大漠，進入柔然的腹地。其中以太平真君九年軍事行動的規模最大。它是聯合西域的一次國際性的軍事行動。北史帝紀二：

九年……六月辛酉行幸慶德宮。丁卯，悅服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蠕蠕。帝許之，秋，八月，詔中外諸軍戒嚴，九月……練兵於西郊。……十二月……皇太子朝于行宮，遂從此討。至受降城不見蠕蠕；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。

太平真君十年太武帝伐柔然的戰爭，是接着九年的軍事行動。大概先頭部隊是從受降城出發，正月太武帝與太子帶兵到了涿邪山。由涿邪山行數千里，柔然遠遁。九月再擊柔然。大敗之，於是柔然衰。涿邪山大約在外蒙古鄂爾渾流域（註二四）。由此可知這次戰爭範圍之大，行軍之遠。受降城若在烏拉特旗以北、大漠以南，而武帝於九年率大軍擊柔然時，行至二國交界之處，因不見敵人，即停軍不進。這與上述所述不合。因為九年是準備充分的一次國際聯合的戰爭。所以受降城不當在綏遠境內。後人以爲它在烏拉旗以北，可能受了唐受降城的影響。

2. 受降城築於武帝太初元年。光祿塞築於太初三年。史記匈奴傳：

(太初三年，見武帝紀)漢使光祿(勳)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，遠者千餘里，築城鄯列亭至盧胸……。

按光祿塞是從漢稠陽西北的一串國防要塞。漢書地理志五原郡，稠陽條：

此(案：北)石門障，得光祿城，又西得支就城，又西北得頭曼城，又西北得虔河城，又西得宿虜城。

史記匈奴傳正義云：「……光祿城，按……即築城鄯列亭至盧胸也。」

漢之稠陽縣在今綏遠固陽(註二五)。光祿塞是由固陽北、再西北的一些城、鄯、亭等防禦工程。遠者——盧胸——竟出塞千餘里，大致已在外蒙境內。盧胸，河名，可能是內外蒙交界處某條小河(註二六)。所以長千餘里的光祿塞，大致位於烏拉特後旗，中旗及其西北一帶的地區。

太初元年的受降城是座孤城，太初三年的光祿塞是一連串的鄯塞。如果受降城是在烏拉特旗以北，大漠以南，當築光祿塞的時候，必然會把受降城納入這一串要塞系統之內。但漢書地理志，史記正義列舉光祿塞之重要城障時，均未提及。元鳳二年(公元前七九年)，受降城已爲匈奴所佔，但光祿塞仍在漢人之手(見後)。所以受降城不在光祿塞經過的路綫。因此受降城在烏拉特旗以北的說法，值得懷疑。

3. 太初元年漢築受降城是準備匈奴左大都尉來降。武帝又感到受降城距匈奴遠。就在太初二年令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西北迎之。但事機不密，左大都尉被匈奴所殺。趙破奴到了浚稽山得知消息，即刻撤軍，離受降城四百里處，被匈奴八萬騎兵所圍；趙破奴及其軍沒入匈奴。由此可知，受降城必然在趙破奴行軍的路綫上。史記匈奴傳：

左大都尉欲殺單于，使人閒告漢曰：「我欲殺單于降漢，漢遠，即兵來迎我，我即發。」初，漢聞此言，故築受降城，猶以爲遠。

其明年春(太初二)，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，期至浚稽山而還。浞野侯既至期而還，左大都尉欲發而覺，單于誅之，發左方兵擊浞野。……未至受降城四百里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。……匈奴……生得浞野侯，

……軍遂沒入匈奴。……遣奇兵攻受降城，不能下，乃寇入邊而去。

按朔方郡治是三封（註二七），今之磴口（註二八）。趙破奴從磴口向西北出發，絕不會經過烏拉特旗之北方（也不會到居延之北）。這是受降城不在烏拉特旗以北之有力證據。

4. 匈奴盛時，王庭在漠南與雲中郡南北相對。當時的陰山爲其苑囿。元狩四年（公元前一一九），衛青、霍去病擊匈奴，史記匈奴傳云：「是後匈奴遠遁，而幕南無王庭。」匈奴放棄了陰山，只據有漠北，於是漢在陰山起亭鄣。遠者過陰山之北麓達到內外蒙古交界處。漢書匈奴傳下引侯應的話：

臣聞北邊塞至遼東，外有陰山，東西千餘里，草木茂盛，多禽獸，是其苑囿也。至孝武世，出師征伐，斥奪此地，攘之於幕北，建塞徼，起亭障，築外城，設屯戍，以守之，然後邊境得用少安。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。

昭帝元鳳元年（公元前八〇），匈奴入寇被漢追殺九千人；匈奴遠遁不敢南下。元鳳二年匈奴並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。漢書匈奴傳

明年先謙曰：「元鳳元年。」匈奴左右部二萬騎，爲四隊，並入邊爲寇。漢兵追之，斬首獲虜九千人，生得甌脫王，……匈奴見甌脫

王在漢，恐以爲道擊之，即西北遠去，不敢南逐水草，發人民屯甌脫。明年，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；北橋余吾，令可度，以備奔走。

漢書匈奴傳師古注云：

於余吾水上作橋，擬有迫急，北走避漢，從此橋度也。

師古所論，甚是。匈奴屯受降城完全爲防備漢軍北攻。

余吾水大概是土拉河（或霍達森河上源某一支流，也有可能爲翁金河）。

匈奴甌脫王是陰山和居延以北甌脫地區的王。至於額濟納河和黃河之間的巴丹札蘭格沙漠和騰格里沙漠等地區，竊疑乃

空地，漢和匈奴均未佔領。

根據以上所論，筆者認為從元狩四年以後，匈奴的政治中心遷至鄂爾渾流域，其經常牧放的地區僅有今之外蒙。內外蒙古之間，爲匈奴的甌脫王的地區。

元鳳二年匈奴屯受降城，既然爲着備漢。受降城就不應在烏拉特旗和居延以北的鄰近地區。

居延到了東漢建武年間才放棄（註二九）。至於光祿塞直到地節二年（公元前六八年）始有撤退的跡象（註三〇）。元鳳年間，綏遠塞外的鄯塞仍在漢人手中，漢書匈奴傳：

其明年（元鳳三年—公元前七八），匈奴三千餘入五原略殺數千人，後數萬騎南旁塞獵，行攻塞外亭長（按：障），略取吏民去，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……。

此處的亭障當是五原郡一帶塞外的防禦工程，光祿塞也包括在內。

由以上所論，若是受降城在烏拉特或居延以北附近的地區，匈奴元鳳二年屯受降城，則顯然與當時匈奴避戰的情形不合。受降城應距居延和烏拉特旗以北有相當遠才算合理。

六 受降城地望

前曾論及，受降城當在太初二年趙破奴出朔方的行軍路線上，即朔方西北到鄂爾渾上源這個方向。元鳳二年，匈奴屯兵於受降城。又「北橋余吾」，以防漢南攻。所以受降城當在余吾水之南。余吾水，漢應劭云，在朔方北。漢書武帝紀（元狩二年）：「馬生余吾水中。」應劭注云：

在朔方北也。

漢武帝天漢四年（公元前九七），漢令李廣利，公孫敖等四人率軍二十一萬餘人擊匈奴，匈奴「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，

北，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，與貳師接戰」（註三一）。這裏的余吾水，司馬貞、顏師古、胡三省，王先謙等人均承應說，主張在朔方以北（註三二）。元鳳二年匈奴「北橋余吾水」。與上述余吾水當屬同一條河。

照匈奴傳所載，余吾水是一條相當大的河流，而且是東西的流向。朔方（治所今之磴口）以北，合於上述條件的大河，以土拉河最爲近似。自然霍達森河上源的其他支流以及翁金河亦有可而爲余吾人，不過不如土拉河更符合。

綜合前述，吾人可以將受降城所在的地區描繪出來：它在磴口略偏西北，居延略偏東北，土拉河以南的外蒙古境內。但也不會伸入外蒙古境內太遠，否則漢築受降城時，不會說離匈奴「猶以爲遠」。它可能是在烏蘭泊東南與達蘭札達加特一帶。這個推測是否能成立，有待將來考古學上的證據。在未能證實之前，把受降城安置在此地，比置於居延或烏拉旗以北比較更爲妥當。

附 註

(一) (藝文) 卷九四上，頁二二a。

(二) 中華標準地圖（張其昀主編，民國五十三年初版）。

(三) 呂著秦漢史，頁一〇〇；史記地名考，頁八八七。

(四) 卷九四下，頁四a。

(五) 張春樹，「漢代河西四郡的建置年代與開拓過程」見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七本下冊，頁七三四。

(六) 同前註，頁七三四、七三六。

(七) 勞幹師著，居延漢簡考釋，頁三〇下。

(八) 同註五，頁七三四。

(九) 同前註。

(十)史記卷一一〇，頁二九一（世界，影印）。

(二)按漢書匈奴傳，李陵由居延出發北行「千餘里與單于會合」，漢一里僅有四〇〇公尺（楊寬，中國歷代尺度考，頁七二）。千餘里不過五百公里。按李陵行軍之里數則不能達到土拉河與鄂爾渾河之間。李陵所至之嵯嵯山，或在翁金河上源之某一地區。

(三)古今地名大辭典云，匈奴龍城在漠北塔米爾河境。按此河爲鄂爾渾河上源之支流。龍城實在的位置，雖不能確指，但學者們均認爲在鄂爾渾流域一帶的地區則同。

(四)「中學標準教科書初中地理」第三冊，民國五十三年初版，頁六九。

(五)頁三〇。

(六)秦皇長城考初稿，民國四八年初版，頁一五二。

(七)濡源大致在察哈爾、熱河交界附近的地區。晉懷帝封拓拔氏爲代公之前，鮮卑分爲三部。西部居上谷以北、濡源以西。北史帝紀一。

昭帝祿官立，帝元年分國爲三部，一居上谷北，濡源西，自東接宇文部……

上谷在察哈爾南部。宇文部「始居遼西」（北史帝紀九），當在今熱河境內。

(八)同註一五，頁一五五至一五八。

(九)秦皇長城考初稿，頁一五八。

(十)張其昀，中國區域志甲編（一），頁四九三。

(十一)秦皇長城考，頁七〇。

(十二)輸海一詞，最早見於史記霍去病傳。漢武帝元狩四年，霍去病率軍出代、右北平二千餘里（史記千餘里，但漢書爲二千餘里），「封狼居胥山，禪於姑衍，登臨翰海」。如溫云：「翰海，北海名也。」（漢書霍去病傳，補注）誤。按：北海，今日之貝加爾湖。霍去病出塞僅二千餘里，不過八百餘公里，距貝加爾湖還很遠。關於此點齊召南已有論及。再按當時漢與匈奴間的情形，霍去病也不會孤軍深入那樣的遠。

齊召南主張霍去病「登臨翰海」是戈壁沙漠（漢書霍去病傳）。所論甚是。不過齊氏認爲北史中的瀚海也是大漠，則誤。按北史記柔然南

北的領土是，「北則渡大漠窮瀚海，南則臨大碣」。若北史之瀚海是戈壁，則柔然南北之國土正好在戈壁沙漠中。這是錯的。故北史中的瀚海，一定是北海，或呼倫泊。

大武帝神龜二年，北伐柔然，分軍搜討，「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，北度燕燕山，東西五萬餘里，南北二千里」（北史蠕蠕傳）。

又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（五二三）年，柔然阿那瓌叛，率衆北遁。魏遣「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討之。出塞二千餘里至瀚海；不及，而還」（北史蠕蠕傳）。桑原氏在「張騫西征考」（商務，頁九三）中云，漢唐之里，並無太大的差異。例如一漢尺合營造尺七寸，而後魏前尺合營造尺〇、九七〇八七（楊寬，中國歷代尺度考，頁七一、八九）。如仍然以一漢里爲四百公尺計，則三千里等於一千二百公里。李崇出塞，無論是從陰山中六鎮的塞，或是長城的塞，李崇行軍所達的區域，都要越過大漠。所以北史中的瀚海，絕非戈壁沙漠。因此作者認爲北史中的瀚海，大概是今興安省的呼倫貝爾，或北海。不過筆者認爲呼倫貝爾的可能性爲最大。

（三）頁八八七。

（四）兩晉南北朝史，頁三六二。

（五）古今地名大辭典云，涿邪山在今外蒙古西部，筆者認爲不確。

（六）秦皇長城考初稿，頁十二，黃氏根據水經注考證碣陽今之固陽，甚是。

（七）漢書武帝紀太初三年，補注，沈欽韓曰：「一統志，盧胸河今名克魯倫河，源出喀爾喀肯特山南，直河套北二千甲許。」史記地名考（頁八八七）亦引此條。皆非是。按當時的情形，絕不允許漢由固陽修亭障，越大漠，南北縱貫外蒙而抵克魯倫河。

（八）嚴耕望，漢書地理志縣名首書即郡國治所辨（史語所院刊第一輯）。

（九）秦皇長城考，頁四一。

（十）勞幹，「居延漢簡考釋序目」，史語所集刊，第十本，頁六五一至六五二。

（十一）宣帝本始年間，匈奴衰，地節二年，漢認爲匈奴「不能爲邊寇，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」（漢書匈奴傳上）。通鑑胡三省注：「師古曰：『外城，塞外諸城也。』爲光祿塞，受降城，遮虜障是也。」事實上，漢未必真的執行，漢罷塞外城，是認爲匈奴已衰不足爲害邊境。但匈奴得知

漢欲罷外城，單于喜，並以和親爲掩護，派兵二萬餘騎寇邊塞。匈奴未降以前，除了受降城因去邊塞過遠，於昭帝元鳳二年以前便放棄了，其餘的外城可能均未棄守，例如居延直到東漢建武初年仍在漢人之手。

（二）漢書匈奴傳上。

（三）史記、漢書公孫敖傳、通鑑、漢書武帝紀（天漢四年）載，武帝元狩二年，「馬生余吾小中」。應劭的注，王先謙不贊同，王氏認爲該處的余吾在山西潞安府屯留縣；甚是。但是對天漢四年匈奴與漢軍戰于余吾，王先謙則引胡三省注，而胡氏又是引應劭的話。則是衆人皆認爲余吾水當在外蒙古境內。